

白天



职业杀手

著 白天

◎都市智侠系列◎

职业枪手

白 天 著

作品集②

团结出版社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职业枪手/白天著 .—北京:团结出版社: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0.6
(白天作品集·都市智侠系列)
ISBN 7-80130-392-X

I . 职… II . 白… III . 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 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7670 号

版权合同号图字:01-1999-3267

出版: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(010)6513.3603(发行部)6524.4792(编辑部)]

<http://www.tuanjiecbs.com>

E-mail: unitypub@public3.bta.net.cn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

印张: 10

字数: 2700 千字

印数: 5000

版次: 2000 年 6 月 第一版

印次: 2000 年 6 月(北京)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80130-392-X/I·21

定价: 17.60 元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请与本社联系)

目 录

第一部分

职业枪手

1 先发制人	(1)	7 毒计 (88)
2 请君入瓮	(16)	8 机关算尽 (103)
3 圈套	(30)	9 女人香 (116)
4 千钧一发	(44)	10 有恃无恐 (128)
5 白芙蓉	(60)	11 玉女劫 (142)
6 色挑	(74)	12 玄机 (156)

第二部分

玩火的女人

1 偷天换日 (174)	7 风情 (255)
2 闷棍 (187)	8 勾心斗角 (268)
3 女大亨 (200)	9 杀机 (282)
4 阴沟里翻船 (215)	10 铤而走险 (297)
5 企业斗争 (229)	11 陷阱内外 (310)
6 疑云 (242)	12 玩火的女人 (326)

1 先发制人

瞄准！瞄准！……

只有这一枪的机会，这一枪不仅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存亡，更关系着整个米萨米市黑社会中未来的命运！

从枪管上装置的远程瞄准器看去，望远镜上十字线的焦点正对准一个窗口，窗口是敞开着的，但目标还没有出现。

于是，只好静静地等着，等着……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“卡尔顿大饭店”的经理室里，正在进行一项秘密交易，双方的条件已经谈的差不多了。

这时候，坐在大办公桌后高背皮转椅里的，并不是这里的负责人张经理，而是一位风姿绰约的少妇。

那个叫张得禄的经理，是个瘦瘦高高的中年绅士，嘴唇上留了两撇自以为很“帅”的小八字胡，他始终一言不发地默默站在桌旁，有点像置身事外似的。

跟那少妇在谈斤论两的，是个短小精干的汉子，虽然穿的衣服不整，他居然吊儿郎当地，将半个屁股斜坐在办公桌上！

他嘴角上叼着半截香烟，烟薰得他迷起了眼睛，半睁不闭地望着那少妇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

“老板娘，这是拿的玩命的钱哦，我要十万美金不算多，少了我是绝不干的！”

少妇望了站在桌旁的张得禄一眼，征询他的意见：

“张经理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始终一言不发的张得禄，这才摸摸下巴说：

“赵标，我说句公道话，要你办这档子事，冒险当然是冒险，至于玩命倒不见得。所以你不必狮子大开口，来个砂锅里捣蒜，做这一锤子的买卖，事情办成之后，还怕咱们老板娘会亏待你？”

少妇忙接口说：

“张经理的话对极了，我并不是故意讨价还价，实在是手边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现款，事情办成之后，我决定补你就是啦！”

赵标仍在犹豫，张得禄又说：

“赵标，你应该放聪明些，现在你就是少拿几个，等事情一旦办妥了。整个‘米萨米’就是咱们老板娘的天下，那时候随便提你一把，就有得你混的了，何必非这么斤斤计较，想不开呢？”

赵标狞笑说：

“张经理，我姓赵的做事最喜欢干干脆脆，不愿拖泥带水。老实说吧，我这次硬着头皮答应下来，也就是准备砂锅里捣蒜，一锤子买卖，绝不想干第二趟，更不打算事后再弄个好差事混混……”

少妇诧然问：

“为什么？”

赵标哈哈大笑说：

“老板娘，我在圈子里混了一二十年，难道连这点头脑都没有？说句不怕你见气的话，你们现在只是在利用我，等事成之后，恐怕就耽心我泄漏秘密，要打主意灭我的口啦。所以嘛，我非十万美金不可，少一个也不干，事情一办完，我就远走高飞！”

少妇把脸一沉，正等发作，张得禄已投鼠忌器地说：

“老板娘，他既存了这个心，我看就如数照付吧！”

少妇只好忍了口气，悻然问：

“赵标，我钱答应照付了，可是你是否有把握？”

赵标把烟蒂取下，用两手指夹住一弹，弹了出去，正弹进距离一丈多远的茶几上酒杯里，故意露了一手！

“看见没有？”他自鸣得意地说：“我叫赵标，就是取的“照镖”两个字的音。虽然不敢说是神枪手，百发百中，但我自信，十拿九稳是没问题的！”

少妇郑重说：

“十拿九稳还不够，一定得万无一失，因为你只有开一枪的机会！”

赵标把胸脯一拍，自负地说：

“我绝不开第二枪，否则十万美金全部退还，分文不要！”

少妇仍不放心，又问张得禄：

“你认为他有这个把握吗？”

张得禄冷静地说：

“我是经过慎重考虑，最后才决定找他的，自然认为他有把握。据我看，无论距离多远，只要是在有效射程之内，枪上装上远程瞄准器，一枪射中目标是不成问题的。不过，这一枪一定要击中致命要害，否则，仅仅是射伤，那非但无济于事，反而弄巧成拙，会惹出麻烦……”

赵标大言不惭地说：

“张经理，你说这话未免太小看了我吧？不是我吹牛，要射鼻子，就绝不会射中眼睛或嘴巴！”

张得禄笑笑说：

“可是还有个问题，就是今天一早，那女人得到老家伙中风的消息以后，马上就召集了所有的心腹。并且把岛上封锁了，各处都在严密戒备，没有她的命令，任何人都不能接近那个岛，你

怎么去下手？”

少妇胸有成竹地说：

“岛上的地势我很熟，我准备带他乘小船接近那个岛，然后游泳上去。下手的地方也选好了，不过一定要配合时间，那就是在四五点钟的时候，她有个习惯，每天到那时候一定要洗澡，然后光着身子站在她房间的窗口，让海风吹干身子。我选的地方就在一个小山头上，正好对着那个窗口！”

张得禄沉思了一下，说：

“不过今天的情形和往日不同，她召集了所有的心腹到岛上，大概是商议采取行动，准备取代老家伙的地位，把整个‘米萨米’的势力抓住在手里，下午很可能忙不过来，而忘了或者没有时间洗澡呢？”

少妇毅然说：

“真要这样的话，那就是天意了，但只有这一个几会，否则等她一采取行动，我就完了，所以必须孤注一掷！”

张得禄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，没有表示意见。

赵标却趁机问：

“老板娘，钱是不是……”

少妇终于无可奈何地说：

“好！我给你十万美金！”

赵标大喜过望，把手一伸，说：

“钱可得先付！”

少妇有求于这家伙，不得不迁就他，只好拉开抽屉，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叠美钞，取出丢在桌上，说：

“这是五万，你先收下……”

没等她说完，赵标已迫不及待地问：

“还有五万呢？”

少妇忿声说：

“你急个什么劲儿，还怕我赖你的不成？张经理，请把那边茶几上的皮包给我！”

张得禄立即走过去，把茶几上的一只手提包取来，少妇打开取出本支票簿，当即开出张凭票即付的五万美金支票，签上了自己的英文名字。

她把支票递给张得禄，却向赵标说：

“从现在起，你不能离开我一步，直到事情办完为止，支票由张经理去银行提款，提来了就交给你！”

赵标笑笑说：

“事情一完我就走，总得回去收拾……”

少妇不屑地冷声说：

“我相信你也没什么太值钱的东西，必须带着走的，有了十万美金到手，还怕不能买新的？”

“好吧！”赵标尴尬地笑笑：“那些破家当，我就不要啦，可是，枪……”

张得禄接口说：

“这个不用你操心，我们早已经准备好了，全新的一支‘来福枪’，装有灭音器和远程望远镜！”

“到时候就看你的罗！”少妇说。

赵标又把胸脯一拍，说：

“包在我身上，万无一失！”

少妇一使眼色，张得禄立即把支票揣在身上，匆匆出了经理室，前往银行提取现款。

这笔交易终于成交了！

少妇究竟是何许人，她为什么不惜花十万美金的代价，雇了赵标这个职业枪手，去行刺另一个女人呢？

原来这少妇名叫秦玉珠，是那位赫赫有名的洪老头的姘头。

洪老头在黑社会圈子里的势力相当大，而且遍及菲律宾，在

各大都市里，都有他的爪牙，但以马尼拉和米萨米两地，是他势力最庞大的大本营。

在马尼拉，他是以大企业家的姿态出现，俨然是社会上的知名之士。所以表面上要装成君子，才符合他的“名流”身份。其实他人老心不老，除了在马尼拉之外，各地都有他的“行宫”，凭着他的财势，玩弄了不少女人，把她们养在各地，视若禁脔。

米萨米市一地，他就有两个女人，一个是秦玉珠，一个叫白芙蓉，她们之间是分庭抗礼的局面。为了争宠和掌握大权，一直是在勾心斗角，势不两立的。

洪老头为了使她们“相安无事”，一个留在米萨米市，负责他经营的几家大饭店和娱乐场所。另一个则安置在他买下的一个属于私有的小岛上，俨然是个女王，掌握着“兵权”。

今天一早，从马尼拉得来了个惊人的消息，两个女人都接到电话，知道洪老头为了痛失爱女，刺激过深，突然中了风！

这一来，两个女人都紧张了，因为洪老头中了风，不能再问事，那么米萨米市的一切，究竟由谁来接替呢？

洪老头好好的，这个分庭抗礼的局面还能维持下去。他一出事，等于木桶的铁箍断了，木桶非散开不可。米萨米的势力不能群龙无首，必须由两个女人中的一个，出来独挡一面地领导。

她们一个掌经济大权，一个掌握了实力，谁也不服气谁。秦玉珠不可能“让贤”，把白芙蓉捧出来，同样地，白芙蓉也绝不会让秦玉珠一把抓。但是，一山难容二虎，那些人究竟听谁的呢？

因此，消息刚一传来，她们两方面都采取了应变的措施，白芙蓉立即召集所有心腹，到岛上去密商大计。秦玉珠也不惜以重酬雇用职业枪手，打算把对方除掉。

其实秦玉珠倒不是心狠手辣，而是她知道白芙蓉的野心勃勃，一旦把大权全部抓在手里，势必胡作非为，倒行逆施，把米

萨米市闹得天翻地覆，鸡犬不宁。

当然，首当其冲的还是秦玉珠，白芙蓉第一个就必须把她干掉，除了眼中钉，才能攫夺得经济大权。

所以秦玉珠必须先发制人，否则她纵然握有经济大权，却敌不过白芙蓉的势力庞大，终必要遭毒手。因此，与其等着被对方来杀，她倒不如孤注一掷，来个先下手为强了！

张得禄替她找来的这个赵标，是黑社会圈子里的职业枪手，据说枪法很准。平时很喜欢当众露两手，射射空铁罐，或是天上的飞鸟之类，那是十拿九稳的。

但大家都知道，他是靠在人背后放冷枪出名的，真要明枪交手的话，这家伙就不一定能稳操胜券。

当然，秦玉珠并不是要他正大光明地去向白芙蓉下手，而是放冷枪。赵标对此道是最拿手的，所以应该是绝对能胜任，万无一失的。

张经理从银行提来五万现款，加上刚才付的五万，一共十万美金。全部交齐了，秦玉珠立即带着他们出发，悄然离开了“卡尔顿大饭店”。

他们三上人驱车来到摩罗湾，湾中早已停泊着一艘小型快艇，艇上只有一名驾驶，是秦玉珠的心腹。

上了船，快艇立即发动，向海上飞驶而去。

秦玉珠为了要使赵标安心，免除后顾之忧，特地告诉他：

“赵标，事办完之后，这条快艇就送你了，你爱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，如果别的地方混得不好，随时可以回来找我，我总会替你安排个事情的。”

赵标喜出望外地：

“那太好了，我先谢谢老板娘……”

这时张得禄已取来一支全新的“来福枪”，递给赵标，说：

“这种枪你大概没用过吧，是否需要我说明一下？”

赵标接过去看了看，自负地说：

“不是我吹牛，只要在射程之内，根本不需要装上望远镜，我就有把握绝对射中！”

秦玉珠急加反对说：

“不！你一定得用望远镜，因为你只有发一枪的机会，万一失手，我们大家都完啦！”

“好吧！”赵标只好同意，笑了笑说：“不过，说句老实话，这种装上望远镜的来福枪，我还从来没用过哦！”

张得禄当即又把枪拿过来，作了一次示范，并且加以说明，最后特地强调说：

“这望远镜上的十字焦点，瞄准了目标，你就可以扣动扳机。但手一定要把枪托稳，这枪虽然没有后坐力，可是稍有偏差，就击不中目标了。”

赵标哈哈一笑说：

“张经理放心，别的玩意我不懂，玩枪嘛，我是家常便饭了！”

秦玉珠听他说的这么有把握，仿佛吃了颗定心丸，这才笑了笑说：

“但愿如此吧！张经理，你把枪用油纸包起来，免得回头浸了海水。”

“是！”张得禄应了一声，便将事先准备的一大张油纸取来，把枪紧紧地包裹起来。

快艇的舱很小，而且只有驾驶台的这一半有顶，船尾的一半却是露天的，根本没有多余的地方。秦玉珠只好背着他们，脱下身上穿的套装，原来她里面早已穿着一套两截式的泳装了。

这女人的身材相当成熟、丰满，又生得一身细皮白肉，这时突然形同半裸，看在赵标的眼里，不由地霍然心动，两只眼珠都突了出来。

秦玉珠一回身，发现这家伙一双色迷迷的眼睛，正贪婪地盯在她身上，不禁窘得脸上一红，赧然说：

“赵标，回头我们就要下海了，你还不把衣服脱掉？”

赵标面有难色说：

“可是……”

秦玉珠忽然惊诧地问：

“难道你不会游泳？为什么不早说？”

赵标把手里的纸包拍拍，尴尬地说：

“游泳是不成问题，可是这些钱……”

秦玉珠这才恍然大悟，说：

“哦，你是怕把钱留在船上不放心，那你跟枪包在一起带在身边好啦！”

赵标笑了笑，当真把那十万美金，跟枪包在了一张油纸里，这才放心，脱下了身上的衣服，露出那一身“排骨”。

这时候，快艇已驶出了摩罗湾，正驶向苏禄群岛……

菲律宾是岛国，大大小小的岛屿，共达七千一百多个，由亚洲大陆的东南海岸，从北向南伸展长达一千余里。成为一串接近赤道的岛屿，其中有四千多个小岛尚未命名。

洪老头向政府买下的这个小岛，正遥对着“三宾颜”，也未命名，但有些人称它为“盖特”岛。

“盖特”是菲律宾以前贵族最高的爵位，含有最高荣誉和崇敬的意义。

这个小岛在很久以前，曾是一位“盖特”的私产，后来这一族没落了，岛上的一切便无人过问，散居了一些渔民。

几年前，洪老头看中了这个小岛，以重金正式向政府当局申请买下来，又不惜耗费巨资，在岛上大兴土木，把那旧堡全部翻造，使之焕然一新，成为他的“行宫”。

小岛既成为洪老头的私人产业，那些渔民便被驱逐，由白英

蓉住在岛上，俨然是位女王。除了老家伙之外，没有她的命令，任何人也不许到岛上去。

今天更是防范森严，如临大敌，小岛的各处都在严密戒备中。

快艇不敢太接近，更不敢停留，以免引起岛上的注意。所以在飞驶中，秦玉珠和赵标，在船尾翻身落下了海，船却一直向海上驶去。

他们潜游了一阵，等快艇已去远，才冒出水面，奋力向那小岛游近。

游到一半，赵标已体力不济，落后了很远。秦玉珠回头一看，这家伙已力不从心，不禁又惊又急，只得游回去相助他一臂之力。

谁知这家伙竟存心不良，居然趁机向她身上大揩其油，吃起了豆腐来。

秦玉珠气得咬牙切齿，恨不得把赵标拖下海底，让他灌一肚子的海水。可是她此刻有求于他，只得极力忍住，以免使这家伙恼羞成怒，临时掼起纱帽来，她就抓不住缰了。

游了将近半个小时，才算渐渐接近小岛。

秦玉珠所选的登陆地方，是在一处悬壁下，礁石遍布的浅湾里，附近没有沙滩，所以无人防守。

等他们从浅湾爬上悬壁下的一大块岩石，两个人都已精疲力尽，上气不接下气了。

秦玉珠躺在岩石上，正在喘息不已，体力尚未恢复过来。不料伏在身旁的赵标，突然色胆包天，竟出其不意地扑压在她身上，向她强吻起来！

这一来她实在忍无可忍了，惊怒交加地说：

“赵标！你……”

赵标却有恃无恐，嘿然狞笑说：

“老板娘，你要是大声嚷的话，让他们听见了，我们谁也别想活命！”

秦玉珠果然不敢嚷了，怒问：

“你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赵标趁机威胁说：

“我这是在替老板娘卖命，万一弄个不好，这条命就送在岛上。所以嘛，如果老板娘让我痛快痛快，我就是送了命也甘心呀！”说着，他的手已袭上了她的双峰。

“赵标！”秦玉珠怒形于色说：“你这个人怎么贪得无厌，我已经付了你十万美金……”

赵标凑近了她的脸说：

“那是另外一码事，万一被他们发现，给抓住了，就是有一百万也没用。命保不住，钱还能带到棺材里去？我这个人讲究现实，眼前落个痛快，总还值得哦！”

说完，他竟毫无顾忌地，强行向她嘴唇上吻去！

秦玉珠是仰卧在岩石上，被他将整个身子扑压住，虽然手脚可以挣扎，但她已精疲力尽，体力尚未恢复过来，想拼命把他推开，却是力不从心。

而这家伙居然意犹未足，竟形同疯狂地，一把扯掉她的胸罩，两手齐动，在她赤裸的双峰上，用力挤压，抚摸起来。

秦玉珠真是火冒三丈，被他这种粗鲁的动作，挤压得心毛火辣。可是这时候她既无力抗拒，又不敢呼救，竟被这狂性大发的家伙，恣情任意地吻了个够，抚摸了个痛快！

接着，赵标转移目标，改变了“战略”，居然把他那尖尖的老鼠嘴，向下攻击，吻向了她那一片赤裸的酥胸，以及丰满的双峰。同时更腾出手来，突然抓住了泳裤的松紧裤腰，就往下扯……

秦玉珠情急之下，不禁惊窘交迫地说：

“赵标，在这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怎么能……”

赵标把贴压在她肉峰上的脸一偏，放浪形骸地狂笑说：

“这才别有情趣，够刺激呀！”

说罢，他竟又吻上了她的乳峰，同时把抓住她泳裤的手向下猛一扯，泳裤便被扯至了大腿上……

正在这紧要关头，秦玉珠终于情急生智，忽然轻声急说：

“不好！岩上有人……”

赵标果然大吃一惊，欲火顿消，吓得忙停止了进袭，紧张万分地急问：

“哪里？”

秦玉珠把手向悬岩上一指，表情逼真地说：

“刚才好像是两个人影，一晃就不见啦！”

赵标似乎有点不信地说：

“你别是在骗人吧？”

秦玉珠故意赌气说：

“你不要命的话，那你就尽量痛快吧！”

她倒真会做作，当真不再挣扎，索性把眼睛闭上，表示任他为所欲为！

这一来，赵标又反而茫然不知所措起来，眼睁睁地看着她这副撩人心弦的姿态。上身全部赤裸，泳裤已被扯至两条大腿上，神秘之处若隐若现，仅被两腿夹住的泳裤遮住。而她已不再抗拒，只要伸手往下一扯，便全部原形毕露。

赵标一时真拿不定主意了，现在他只要不顾一切，强行扯下她的泳裤，就可以真个销魂，在她身上恣意痛快，获得满足。

可是，如果岩上真已有人出现，万一发现了他们，难道只图一时的痛快，竟当真不要命了？

赵标忽然间想到，眼前这女人虽然姿色撩人，但她不过是洪老头的姘头，等于是老家伙嘴里吃剩的一块肥肉，并不足为奇。

如今他有了十万美金，找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就是“原封货”也多的是，何必非捡人的“二手货”？

于是，他终于放开了她，又有点舍不得地说：

“真他妈的煞风景，倒胃口！”

秦玉珠却存心逗他说：

“怎么？你刚把我的火撩起来，就这么打起退堂鼓来了？”

赵标尴尬地苦笑说：

“老板娘，你别故意吊我胃口吧，现在我们得找地方避一避，万一被他们发现，我们就别想活命啦！”

“原来你也怕死！”秦玉珠不屑地冷笑一声。

她这才站起身来，拉上被扯至两腿间的泳裤，又捡起胸罩戴上，然后带着赵标，涉水走向悬岩下。

赵标夹着那长长的油纸包，跟在她后面，沿着悬岩下绕至一片蔓草丛生的浅湾，一直向前走。

这条浅湾与蜿蜒的山涧相连接，从山上流下的山水，便由此流进海里。

秦玉珠对这个小岛的地势果然很熟，她选的这个登陆地点不仅隐蔽，不易被岛上戒备的人发现。而且顺着这条山涧，可以一直攀上山头。

其实倒不是白芙蓉疏忽了这可能被人登陆的地方，而是好几种原因，使她觉得有些地方不必要派人防守。因为岛上设有几处瞭望台，海面上有任何动静，或是可疑的船只接近，都逃不出他们的监视。

同时堡的里里外外，以及附近都有严密防卫，如果有人企图登陆小岛，瞭望台一发现，马上就会通知海边巡逻的人，这第一关就不易闯过。

纵然避过了巡逻者的搜索，要想接近那个铜墙铁壁似的古堡，就绝不可能的了。